

论“元代白话”与蒙元硬译体

通拉嘎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蒙元硬译体是将蒙汉两种语言及语法夹杂到一起的特殊翻译体例, 学术界通称为“元代白话”, 或是“直译体”。但这些通称其实并不妥当, 因为: 该文体里的汉语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话, 也不是元代白话语言的变体; 该文体出现于元朝前, 所以称为“元代白话”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妥当; 而且“硬译”与“直译”是不同的翻译方法, 称为“直译体”是把“直译”与“硬译”混同了。笔者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了该种文体的不同称谓及其不当之处, 认为将该文体称之为“蒙元硬译体”更加确切。

【关键词】硬译体; 元代白话; 白话; 直译

【中图分类号】H2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7)02-00062-04

蒙元硬译体指的是13-14世纪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奇特的翻译体例。此种文体是蒙古及元朝在翻译旨文时候的特殊体例, 此文既夹杂原文蒙文的词汇及语法, 又夹杂译文汉语的语言及语法, 使碑文既不是蒙文, 又不是纯粹的汉文, 是受到蒙古语法及语言影响的汉语特殊语体。

蒙元硬译体是元代蒙古族在书写公文时的特定体例。元朝的建立, 深刻影响了元、明时期的翻译、语言、文学及典籍编撰。硬译体不仅是蒙古族翻译史, 也是中国翻译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翻译现象。硬译体的研究对掌握蒙元史料, 研究中世纪蒙古语和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 以及中世纪至今的蒙汉两种语言的接触与融合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种特殊文体, 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冯承钧先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元代白话碑》一书中将此种文体称为“元代白话”, 这是现在可知的此种文体最早的命名。蔡美彪先生在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写道: “这种白话, 虽然由于翻译水平的限制, 还不能和当时的实际汉语完全一致, 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元代的白话口语状况,

成为研究元代汉语史的一种很好的资料。”^[1]

而道布和照那斯图老师认为: “元代白话”是以以汉语北方话为基础, 在词汇和语法上受蒙古语影响较深的一种汉语白话变体^[2]。

祖生利先生认为还可称“直译体”。他认为: “白话碑文的翻译……基本是蒙古语语法的照搬, 它在基本词汇和语法上采用元代北方汉语的口语元素, 同时也将中古蒙古语自身的词汇和语法成分大量掺杂到汉文句子里, 形成一种特殊的混合语体, 即通常所谓的‘直译体’。”^[3]⁴⁵⁹

以上学者认为: 此种文体可以称为“元代白话”, 因为此种文体所用语言是元代白话口语, 是受蒙古语影响较深的汉语白话变体, 祖生利老师认为还可称“直译体”。现今, 对此种夹杂两种语言及语法的特殊文体, 学术界通称即是“元代白话”。

二

笔者认为此种文体被称为元代白话, 不是十分妥当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白话之名盛行, 是因为学术界认为: 此文中的汉语是白话语言的变体, 反映了元代的白话口语状况。

【收稿日期】2006-09-22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A类项目(JA05151S)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通拉嘎(197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科右中旗人,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

但“元代白话”里的汉语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话。它所用的语言也不是元代白话口语的体现。

白话是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形式,但此种碑文的汉译并非纯粹的汉语,也不是依照汉语的用语习惯、语序及语法。相反,此种文体在进行翻译时在词义、语法、语序、句义等方面谨遵原文——蒙文,受蒙语的影响颇多,碑文所用的语言非纯粹的元代白话,它并不是古汉语的书面语,也与蒙元时期中原通用的口语不同。此种文体是蒙语原意的机械模仿,是蒙汉两种语言及语法的混合体。我认为,将此种文体看成是元代白话的变体是不妥的。因为该文体自始至终都不是古代汉语的书面形式或口语形式。

现以一篇硬译文体的翻译为例,对其词法、句法等方面的硬译现象进行分析。例如: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
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
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
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者,
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啊,依着在先圣体例里,
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彰德路有的善应
诸祥宫里住持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彰德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
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
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
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者,
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啊,依着在先圣体例里,
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彰德路有的善应
诸祥宫里住持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彰德

路应有的宫观提调着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这的每
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祇应休
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
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什么他每的,不拣谁休
倚气力者。

更这陈道明倚着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
者,做呵,他不怕那什么?

圣旨。

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1314 年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 [4]46-47

(一)从词法方面看

1. 以动词、名词、代词等此类为例,动词时、态、
体、式、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引语动词的翻译,名
词格、复数的翻译,代词复数的翻译都存在十分突出
的死遵原文的现象。

(1)如,动词:“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
怕那什么”。

意思:他们也不得做无理的事,如做,他们岂不
怕?

蒙古语向来是名词在前,动词在后,和汉语正好
相反。而译自蒙古语原文的硬译体,翻译出来的句
子向来是名词在动词后,遵循了原文的语序。

(2)如,名词:“虎儿年”,蒙古语表示年时,用十
二生肖表示,而汉语是以“甲乙丙丁……”等表示。
硬译文体从原文翻译过来时,以十二生肖翻译各年,

三

硬译文体出现于元朝前,所以称为“元代白话”在时间上并不十分适宜。

蔡美彪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祖生利先生的《元代白话碑文集录》，两本书所收录的最早的硬译体碑旨都是“1223 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这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硬译文体，收录的最晚的硬译体文献是“1366 年大都崇国寺圣旨碑”。

而众所周知,蒙古帝国的建立是1206年,元朝的建立是1271年,所以称此种译体为“元代”的,从时间上来讲不太确切。称为蒙元会更确切些。称为硬译,从翻译角度来看更为正确。

将此种文体称之为“直译体”的学者也大有人在。然而,直译和硬译是不同译法,硬译是过度直译的表现。称为“直译体”是把“直译”与“硬译”混同了。

(一) 直译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翻译

直译既忠实原文的内容,也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及结构。它会照顾原语及译语的用语习惯、语法。直译法一般用于翻译应用文、公文、科技作品、政论文等。例如:

[illegible]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迅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已经上升到居世界第八

(4)主定句式。如,“我的圣旨”,译成“圣旨俺的”^{[4]42}。

汉语中向来是定语在前,主语在后,而在硬译文体中,就出现了主语在前,定语在后的句式,这是受原文蒙古文字序的影响,将原文字序照样搬到译文中来。该文是较典型的硬译文体,该文虽然所用的词汇采自元代白话,但却严格遵守蒙古语的词法、句法,而元代白话是当时活的汉语口语,与该文翻译自蒙古原文的机械翻译不是同一种语体,所以,称之为“元代白话”是极为忽略了该种语言现象。

位,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国防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5]15-16}。

该政论文是用直译法翻译的。其翻译特点是:按照原文顺序将原意译出,非常忠实于原文,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并不是死板地翻译原意,而是通过更深层次理解,将作者想表达的深层含义翻译出来。直译方法是按照译语的表达方式表达原文意思的。

(二)硬译是以字为单位进行翻译

该翻译方法不顾原语及译语的用词习惯及语法,径直从原文译入译文,它的显著特点是以字为单位,崇尚字字对译。机械地将蒙古文译成汉文,不顾译语的用语习惯及语法。它不像直译体,既遵从原意,也注意将原意按译文习惯表达出来。所以直译体与硬译体在翻译单位、翻译手法、达到的效果上都有非常大的区别。而这种翻译体很明显是硬译,不是直译。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硬译”即是现今所说的“直译”,对此论述请参看陈福康先生的“鲁迅对译学理论的重大贡献”^{[6]289-293}。

关于此种文体的称谓,最早提出应该称为硬译体的是蒙古学家亦邻真。他认为:“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解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

从蒙古语原文机械翻译过来的公文。我们把元代公牍的这种文体称为硬译文体。”^{[7]583-589}

亦邻真老师从词法、句法等方面分析了此种翻译体,认为此种文体是蒙古语原文的机械翻译,既不是古汉语的书面语体,也并非元代汉语口语化形式,所以应该称为“硬译文体”。我对亦邻真老师的观点甚为赞同,从以上三个方面提出称之为“元代白话”这一说法的不当之处,认为:13-14世纪的蒙古人汉译碑旨的特殊翻译体应该称之为“蒙元硬译体”。

[参 考 文 献]

- [1]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 [2] 道布,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J].民族语文,1993(5).
- [3]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J].中国语文,2002(5).
- [4]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
- [5] 杨才铭.作品翻译与口译概论[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 [6]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7] 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ON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YING YI STYLE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TONG Laga

(Library of Quan Zhou Teachers' College, Quan Zhou, Fujian, China, 362000)

Abstract Ying Yi Style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a special style of translation in which Mongolian and Chinese and their grammars are integrated together) is called generally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or “literal translation style” in the academic field. However, these names are not appropriate in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is style is obviously not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and it is also not a variety of vernacular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the style appeared before Yuan Dynasty, so it is not proper to be called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in terms of time; besides, “Ying Yi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are two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mak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Ying Yi”.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different names for Ying Yi Style and their inappropriateness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thinking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all it “Ying Yi Style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Key words Ying Yi Style;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vernacular; literal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张晋海]